

长风破浪江口村

郭琨祺

烈日炙烤，我们乘车从娄底出发，经娄湘公路转棋杏公路，约一个小时即到了溪口大桥。刚驶入新修的梅江公路，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闼送青来”，悠悠涟水环绕着江口村，两岸田野绿意盎然。

十年前，梅江公路还是条弯弯曲曲的机耕道，小车无法通行，出行大多靠坐乌篷船，从县城到江口要大半天。村里就剩一些老少病残，壮劳力都外出打工了。

如今，醴娄高速即将开通，乡村交通便利快捷，青壮乡亲陆续返乡创业。2022年，湖南财政经济学院驻江口村工作队来了以后，依托自身优势，强化顶层设计，立足村情民情和资源禀赋，大力实施“千万工程”，江口村面貌焕然一新。

去年12月，村里修通双车道的梅江公路。村里又整修河堤水渠，修葺渡口码头，购买机帆船渡船。水陆交通质量齐升。为打造花海项目，将沿河两岸加固河堤，栽上桃树柳树，又将双季稻水田改种一季稻，冬耕种上油菜。

阳春三月，江口春潮涌动。涟水两岸桃红柳绿，遍地油菜花，满河画舫如织，江口村俨然成了花的海洋，游客趋之若鹜。村里鼓励乡亲亲就势而为，在6个美丽乡村上建成农家乐，美景美味，令游客流连忘返。

每年端午节，杏子铺镇沿河各村自发组织龙舟竞赛。从杏子村到江口村的涟水河段，一支支龙舟如离弦之箭劈波斩浪，那飞溅起的似雪浪花，宛如一条条巨龙在水中飞腾。江口龙舟赛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，成了当地的特色文旅品牌。

七八月，又是另一番景象。接天莲叶无穷碧，映日荷花别样红。徜徉江口河谷，看荷叶田田，浴河风习习，惬意悠然。

到了秋收季节，田野果园，庭院内外，处处金黄火红，美丽诱人。五色糙米、花生、黄桃、江口火焙鱼等，线上线下争相抢购。

正月里，各个屋场耍龙灯，这一带特有的泉坝火龙舞很旺。火龙舞起，上下翻滚，如同逐浪，吸引方圆十几里的乡亲昼夜追着走，使得江口到杏子的涟水人家整个正月都热热闹闹、喜气洋洋。

江口四时佳景变幻，唯一不变的是两处祠堂。

江口朱氏宗祠被誉为“湘中完美宗祠”，堪称湘中人文瑰宝。朱氏宗祠由朱尧阶于咸丰九年倡建，历经160多年，至今保存完好，占地面积2633平方米，建筑面积1100平方米。院宇规整周正，院坪宽阔，青砖黛瓦，雕梁画栋，巍峨庄重，古意俨然。大门牌楼正中央“朱氏宗祠”四字乃曾国藩手迹，笔势遒劲，恭谨大方。仰看屋面为青瓦硬山顶，四片封火墙高高耸立。从无人机照片里看一片片封火墙，呈万马奔腾之势。这些传统建筑装饰被称为“墙上的教科书”。

据《大塘朱氏六修族谱》记载，族里有“黄埔军校为国捐躯第一人”朱一鹏，黄埔军校毕业，在古北口战役壮烈牺牲的抗日英雄朱承培，民国时期最后一任湘乡县令、湖南和平起义43位将领之一的朱费隐等杰出人物。

大塘朱氏一直遵循“以孝治天下”理念，秉承朱氏家训家风，厚植家国情怀，发扬耕读传家、锐意进取的精神，对于我们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下午，我们来到大河组的邓氏宗祠。这祠堂也和朱氏宗祠一样干净利整。江口邓氏的邓鹤龄、邓鹤龄兄弟均为举人，颇有名望。邓鹤龄曾任新宁书院院长，湘军猛将江忠源为其高徒。邓鹤龄是湘中名儒朱尧阶的业师，而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弟曾国荃、曾国华、曾国潢，其子曾纪泽及陕西巡抚刘蓉均出自朱尧阶门下。

涟水与测水在江口汇合后，即为洋潭水库（韶山灌渠），该水域辽阔，风景优美。

暮色四合，河风轻拂。我们来到江口桃花岛，从高处眺望，江口村长河环绕，宛如大海中一艘巨轮，朝着前方一望无际的沃野乘风破浪，昂扬而去。



溆浦思蒙风光。

通讯员 摄

行吟人间越千年

唐树清

山光水色，辉映出天空的高远和大地的广袤，给这一方山水相依的旷野披上了金碧辉煌的外衣，这是思蒙山水“十里丹霞，十里碧水，十里画廊”最为绚烂多姿的时刻。

那天，我循着“屈子行吟，诗歌之源”的感召，隔着烟云弥漫的时光，不经意间，在思蒙遇见了遭贬黜而来的三闾大夫。

屈子的吟哦仍在声震云雀，惊破霓裳羽衣曲。忽然，半空传来丝竹管弦声，“浴兰汤兮沐芳，华采衣兮若英……”一只身形优雅的大鸟破空而至，羽毛鲜艳华丽的大鸟紧贴着水面掠过，仿佛，衣袂翩翩的屈原向着我们踏浪而来……

农历五月十五日，在溆水两岸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这里属于楚国的南蛮荒蛮之地。据传，当年五月初五屈原在汨罗沉江的噩耗传到溆浦时，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天，于是，对屈原饱含深情厚谊的溆浦人，就把这一天定为祭祀的日子，叫作大端午，扒龙船，唱雄黄，包粽子，祭祀活动从水里延伸到陆地，从时间到时空，全方位慰藉屈原的在天之灵，千年以来都是如此。

千里放逐，纷纷扬扬的雪花裹挟着疲惫不堪的屈原，艰难地行走在荒芜陌生的大地，他不知道身将去向何处？忽然间，一只大鸟闪电一般划过迷蒙的天空，凄厉的鸣叫响彻云霄，盘旋在头顶久久不忍离去，人鸟合一，心意相通，屈原不由得迸发出振聋发聩的天问：“大鸟何鸣，夫焉丧厥体？”大意就是说：大鸟为何鸣叫不止，天地之广之大，哪里才是埋葬它躯体的地方？这一问，何尝不是在叩问自己？

屈原的一生，注定是忧国忧民的一生，是行吟放逐的一生。早在楚怀王时期，担任

朝廷要职的屈原积极推行变法改革，举贤任能，修明法度；主张实行“美政”，体恤民间，宽待民众。屈原渴望通过变法改良社会，实现安邦治国、报效朝廷的人生抱负。孰料，此举触怒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贵族势力，他主张强国富民的改革变法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支离破碎，屈原的悲情人生从此揭开了序幕。

周赧王元年（公元前314年），屈原因上官大夫之讒而见疏，被罢黜左徒之职，离开了朝政中心，但仍任三闾大夫之职。至周赧王十九年（公元前296年），屈原被免去三闾大夫之职，放逐江南，从此远离朝政，处江湖而忧庙堂。他从郢都出发，先到鄂渚，沿江漂泊到达长沙。两年后（公元前294年），屈原第二次被放逐到荒僻的江南。与前次放逐不同，这一次，屈原被流放到荒蛮的沅江流域。

在凄风苦雨的秋冬之际，屈原落寞的背影离开了楚国的京城郢都（今湖北江陵），舟楫劳顿，经云梦泽国，逆流而入汹涌未知的沅江，“朝发枉渚兮，夕宿辰阳”，一路南下。这一天，朔风凛冽如刀割，逆水行舟的屈原来到沅江与溆水汇流的大江口。

涉江而来的三闾大夫，衣袂翩翩立在船头，面对奔涌而来的沅江溆水，困顿在江中的一叶小舟，犹疑徘徊不定，“人激浦余值徊兮，迷不知吾所入”。他迷茫得不知道该驶入哪条江河？

继续溯沅水上行，距离郢都都会越来越远，很快就会离开楚国的疆域，这对于深植在屈原灵魂深处的忠君爱国理念，是万万不可接受的。他念兹在兹的郢都朝政，心系故国的情怀，“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”！

在远离朝政流放十多年以后，楚襄王二十一年（公元前278年），在家国倾覆之际，楚

王想到了屈原这个忠诚的国之干城。国家有难，闻讯而动的屈原即刻从流放之地起程，日夜兼程赶往梦萦魂牵的郢都，行至汨罗，前方传来故国覆亡的噩耗，毕生追求外攘、内修、美政的政治抱负破灭，进退失据、满腔悲愤的屈原跳入汨罗江殉国，践行了一个爱国诗人对家国最后的忠诚！

溆浦，这个深藏在五溪蛮地的鄙陋之邦，遭遇了涉江行吟而来的屈原，在烟云交错的时空产生了核能聚变一般的效应。行吟溆浦山水风物之间，屈原华丽转身为一个浪漫的爱国主义诗人，而溆浦得其眷顾，又成为了“诗歌之源”的风暴眼，其产生的能量影响至今，可谓是屈原成就了溆浦，而溆浦亦成就了屈原。

屈原逆行行吟的溆水流域，留下了一长串的诗子文化的符号，屈子峡、三闾滩、屈子庙、问天台、离骚湾、仁里冲等等，拓印了屈原行吟溆浦的足迹；招魂、山鬼、渔父甚至盛行在溆水两岸的大端午、划龙船，都成了屈子原乡文化的符号。

在雁群界古老的非遗村落里，一群戴着面具的舞者，正在翩翩起舞，演绎着千年以前宣泄情绪的“傩戏”。彼时，行吟到此的屈子，正在放逐路上，处处都是为难之处，浪漫的屈子教会了山民用“傩戏”排解难处。据传，屈原放逐溆浦期间，长期耳闻目睹“巫傩”文化，得到了灵感，创作了《离骚》《天问》《九歌》等不朽的篇章，开创了前无古人的文体——楚辞。

在行吟人间越千年的时空里，屡遭贬谪的三闾大夫身披晨曦绚丽的霞光，在溆水之畔上下而求索，至今，“其修远兮”的那一片霞光，仍在溆浦的烟云里流光溢彩。

山行散记

陈熹柳

这是一个嵌在悬崖上的寨子，鸟瞰着山间的晨雾和云霏。在保靖葫芦镇的群山之巅，绿绿河环绕着这个叫木耳的村子，地平线的尽头便是苗家的“阿公阿婆”山——吕洞山。

当晨光刚刚勾勒出村庄的轮廓，起了个早床的我们呼哧呼哧走到登高处，空着肚子聆听了半个时辰的空山鸟语。苗山没有辜负早起的人们，朝日将出的那一刹那，远山在晶莹云海之间如欢腾的群鲸，开始若隐若现探出自己的脑袋，镶着金边的云霞被次第染成绯红的颜色，一如寨子里新娘出阁时娇羞的容颜。

下山的路上，报晓鸡唤醒了晨间的炊烟，沉寂了一晚的青石板路热闹起来，提着河里肥硕鲤鱼的钓鱼佬，箍着枝丫脚桶的憨木匠，背着大捆柴火的老婆婆，用苗话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，脚步声却并不忙乱。苗家木屋黛黛，鸡犬之声相闻。

这里黄金茶的余韵有兰花的影子，手作木器的式样有朴拙的情趣。一株有着四百年轮路的金丝楠木，是村里的土地树。对面老房子窗棂间古老的雕花有芙蓉和飞蝠的纹样。寨子里的老木匠有三位，加起来已经超过了210岁。他们的手是黝黑粗糙的，做出来的木器却轻巧实用。山间湿气重多泥泞，每到一户主人会问“客人来洗下脚不”，随后用新打的花盆盛满烧得滚烫的热水，送到你面前来，这是苗胞纯朴待客的礼数。

村里乡亲多半以种植黄金茶为生，我们沿着蜿蜒的山道，穿过半山腰的茶园，顺手拧下几个芽头嚼在嘴里，这是阳光和晨露孕育出来的清新味道。在茶农新建的农家小木楼里，黄金茶是自家采摘的，山泉水是清澈沁甜的，泡出来的一号茶有着粗犷的花香，二号茶的滋味鲜爽而隽永，最雅致的是八号茶，叶片上有几脉紫色的纹路，炒制成形后便包裹着一层轻盈的白毫，在水波间轻盈起舞，化作杯中一掬甘洌。

苗家的生活是辛劳的，又是快意的。一根柴火慢烧的鸭子肥美而不腻，冷火轻熏的山猪腊肉在干锅里滋滋作响，金黄色的土鸡汤热腾腾地炖着山椒菌，与其相伴的是自酿的苞谷烧酒。围坐在火塘边上，一声声“逮肉搞酒”，满嘴山珍油脂的香味，这是属于山民的家情。

寨子里的生活在未经劳作的我们看来，总带有点田园牧歌色彩。绿绿河在暮色中是深青的，我们将身体浸入清爽的河水，远山如黛，飞瀑溅玉，伴着满天的星斗，静听山风吟诵的古老歌谣。我们投宿在一座木房子里，今夜没有苗家阿婆讲的老故事里的“月亮亮”，那是逝去的苗家神灵喜欢出没的时节。山间凉风习习，夜虫潜行低鸣，烟斗时明时灭，流星转瞬即逝，更觉得苗寨的安宁静谧。

这是沈从文先生讲述过的带有瑰丽色彩的旧时光，在这里，我们也许能像沈从文笔下人物那样，梦得到逝去的故乡和那漫山遍野的虎耳草吧！

乡镇小站

龙跃

张家界市慈利县西南部的溪口镇，因为枝柳铁路贯穿，我曾无数次与之擦肩，真正到溪口也只三次，就三次让我如初恋一样至今魂牵梦绕。

第一次到溪口是四十年前，那时我二十出头，蒙慈利县文化局安排，到索溪峪第一招待所逗留了近五十天，在那里创作了两家题材的长篇小说《铜壁缘》，其间和时任大唐文化局局长周至德去过溪口，只走马观花了一番。第二次去溪口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事了，去干什么不记得，但回慈利时路费没有了，只得找个小摊贩，当掉随身的“英雄”牌钢笔，凑足火车票钱才回，溪口人好客助了我，我至今记得。溪口镇小得不能再小，但给我留下了磨灭不去的记忆，这次印象中，似乎溪口就是个火车站。

最近又去过一次，多待了几天，深入到了溪口的山水间。这次从长沙高速的阳和出口下高速，半个小时后，朋友告诉我“到了”，这个群山环抱的小山沟，真是当年的小站吗？和记忆有别了，少了闭塞，多了繁华，街市上不同区域车牌的大车小车随处可见，我们停了车，沿小河散步起来。

棉花山三墩岩的自然景观且不谈，还有只要是这里的人都会津津乐道的贺龙、萧克红二、六军团的故事，那棵精气神盎然的红军树，军史中有。

这里因境内九都溪、杜家溪汇入澧水河口而得名，是慈利辖区的三大古镇之一，两河在荒寨群峦中蜿蜒，青山越岭，如堤似岸，远望山岭，只见叠翠堆绿。

漫步林间，不需去深处，路边草丛中，你间或会遇见一蓬红得似火的野果，俗称“木瓜子”，缺吃的小时候，那是我们山区孩童的最爱。还有叶片上有白毛，果实乳黄色，山里人叫“羊屎萝卜”的，这里山野的乐趣，早已不是这些小儿科了，树林深处牧场里膘肥体壮的黄牛，用丰满肥臀描述也没有实物逼真。

山里走一圈，回到镇上，我们选一家小馆，牛肉已经是餐食的首选、必选，实施乡村振兴后，这里的人们环保意识增强了，利用草场养起了高山黄牛来，黄牛肉成了张家界的美食神话，当地人乐道：“新春的黄牛开窝的鸡”，开窝鸡的肉肉质筋道醇香，是人们的挚爱。

宾馆的晚上，我回味着牛肉的香，谈论着乡村振兴，关闭的矿山，恢复了的自然生态。青山绿水间，仿佛我们站在红军树下，跟着当年的绑腿草鞋，任深山草场的肥牛，在这片土地上，玩开花玩出彩，壮阔的红色过往，交替着未来无边的绿色，这里的过去和将来，是一场怎样色彩斑斓的潮涌啊。

四十年前我心中的小站，如今已经进入了高铁时代了。

文学青年

探亲

姜卓

那一年我17岁，从小怀揣“从军梦”的我披上戎装光荣入伍，实现了保家卫国的梦想。

在部队因岗位调整的需要，我主动推迟了休假。当时条令规定，部队严禁连接外网、使用手机等通信工具，我们和家人的联系主要以书信为主。周末，我们排着长队用IC卡固定电话与亲人唠嗑、话家常，也是获取精神食粮和补足动力源泉的一种方式。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。时隔三年后，我满怀期待踏上了探亲回家的火车。春节是一年当中最重要、最热闹的传统佳节，是人们对所有美好期盼的开始。临近春节，一票难求，幸运的是我顺利买到了一张站票，尽管是站票但却能载我从千里之外回到家乡。

苏北徐州，冬天的气温约-6℃。火车站广场上寒风瑟瑟，却依然阻挡不了人们回家的步伐。我早早地来到了人山人海的候车室，座无虚席，如潮水般的乘客，挤满了整个候车大厅。当列车员手举喇叭高呼检票时，



旅客们携带大大小小的包裹纷纷冲向检票口。我也不例外，背着包、左手提袋子、右手推行李箱，随着人流快速涌入密密麻麻的队伍中。通过安检后，一路小跑到站台上，气喘吁吁。随着一声响亮悠长的鸣笛声，绿皮火车朝着家乡的方向缓缓驶出了火车站。

记忆里，车厢连接处、过道、洗手间门口都站满了人。我在车厢连接处待了18个钟头，站累了就坐着，坐累了就站，来回交替，实在困了就靠在车厢闭上眼睛片刻。

进入湖南境内，在车厢处不时观望窗外，远处的丛山林山峰粗犷而刚强，光秃秃的树枝上悬挂着一片片零散枯黄的树叶，成梯形的一块块稻田，相互连贯在一起，安静地平躺在大地上。随即，童年的一幕幕往事浮现在脑海里，如插秧、收稻、割草、喂猪、挑水、淋菜等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虽贫穷艰苦，但生活淳朴、孩子们无忧无虑。

轰鸣的绿皮火车，寄托着无数旅客的憧憬和希望，在大地上一路飞驰，翻山越岭。当

列车员播报：“各位乘客您好，列车前方到达车站为湘潭火车站。”我的心尘埃落定，因为回家的脚步更近了。火车徐徐地驶入站台，停稳后我深吸了一口气，随身带着行李步履轻盈地走向出站口。出站后，我迫不及待地寻找父亲的身影，左顾右盼，四处张望。刹那间，耳边传来一阵陌生而又熟悉的声音：“卓伢子、卓伢子”，原来是父亲在不远处大声有力地呼喊。只见满脸笑容里饱含沧桑的父亲端详着我，而我还有丝丝腭腆不知所措，泪水瞬间从眼眶流下，百感交集。

广场上张灯结彩，年味十足。这时有一对父子深情相拥，亲情在这一刻流淌于心间，紧紧地拥抱着诠释着离别三年多的父子情深，暖心感人的画面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旅客，纷纷投去羡慕和赞许的目光。不久，我跳上父亲的幸福牌摩托车，双手搭在父亲宽大坚实的肩膀上，朝着家的方向加速驶去……